LIBRARY
JAN 1 1974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35
A2W8
19--
V. 4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395/62
ASIAN COLLECTION

甲子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七

起甲子明英宗正統九年凡十三年
盡丙子明景帝景泰七年

九年春正月遣成國公朱勇等擊兀良哈敗之

兀良哈數寇邊詔發兵四萬擊之朱勇出喜峯口都督馬亮出劉家口興安伯徐亨出界嶺口都督陳懷出古北口踰灤江渡柳河破福餘於全寧復破泰寧朶顔於虎頭山三衛大困其後邊將復屢擊敗之三衛益怨遂導瓦剌入寇

三月帝視國子監

以新作國子監成也

少師華蓋殿大學士楊士奇卒

士奇公正持大體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卒年八十諡
文貞
夏四月以翰林學士陳循入內閣預機務○秋閏七月復
開福建浙江銀場
帝初即位詔封坑冶福建參政宋彰浙江參政俞士悅
一以礦盜日熾言開銀場則利歸於上而盜無所容浙江
按察使軒輗力持不可乃止至是礦盜葉宗留陳鑑湖
等殺福建參議竺淵中官及言利諸臣爭請開礦乃命
戶部侍郎王質經理之定歲課福建銀二萬餘浙江四
萬餘而官屬供億費較課銀尚過之自是民困而盜益
衆

八月勅諸將嚴邊備
也先兇狡桀驁北部皆服屬惟兀良哈朱顏也先屢擊
破之又結婚沙州赤斤諸衛刼制哈密巡視陝西都御
史陳鎰以聞帝勅諸將嚴爲備
冬十月朔日食○戍御史李儼於鐵嶺衛
儼在光祿寺監收祭物王振過之怒其應對不跪下錦
衣衛獄謫戍之時振以義子馬順掌鎮撫司官無大小
悉送順拷訊殘害甚衆順大通賄賂廷臣莫敢言者
十年春二月京師地震○夏四月朔日食○命舉州縣官
治行卓異者
擢知縣楊瓚王燚等爲知府瓚言民間子弟可造者衆

請增廣生員毋限額禮部採瓚言考取附學天下學校
之有附學生自瓚始
秋七月下霸州知州張需於獄戍之
需見民遊食者多每里置簿列其男女大小口數計其耕
桑樹畜爲設方畧暇則躬自巡視有不如教者罰之民
皆勤力州以饒富有中官牧馬擾民者需笞其校卒中
官譖於王振執下錦衣衛獄箠楚幾死謫戍遼
冬十月以兵部侍郎苗衷工部侍郎高穀入內閣預機務

丙寅

十一年春正月異氣見奉天華蓋二殿○夏六月京師地
震有聲○秋七月增市稅
先是以于謙言天下稅課司局課鈔不及三萬貫者悉

罷之領其稅於有司上下稱便至是戶部尚書王佐請增稅課置彰義門官房收商稅課鈔天下稅課司一萬五千貫以上者俱請復設征榷漸繁

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楊溥卒

溥質直廉靜有雅操自楊榮楊士奇卒在閣者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遂用事及是卒謚文定

冬十二月大雨震電

丁卯

十二年春三月徙沙州衛於山東

初成祖置哈密沙州罕東赤斤四衛於嘉峪關外屏蔽西陲至是沙州都督喃哥兄弟乖爭部衆携貳喃哥請入居肅州已而意中變甘肅總兵官任禮乘其饑窘以

兵追收之帝命分處其衆於山東自是沙州地爲罕東所併諸衛亦漸不能自立肅州遂多事

秋八月朔日食○九月馬愉卒○冬十一月以宋彰爲福建左布政使

彰交阯人爲福建參政與都指揮僉事鄧安進表至京以萬金饋王振又囑安具疏薦之遂遷布政使抵任後百計侵漁民不堪命

十三年春二月以宋儒楊時從祀孔廟○三月復遣王驥征麓川蠻

思機發竊據孟養地屢遣使入貢謝罪中外咸願罷兵王振意終未慊要令躬入謝不至於是復命驥總督軍

務官聚爲平蠻將軍統兵十五萬討之明年春渡金沙江至鬼哭山破其十餘柵而思機發終脫去官軍追至孟養至孟那海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驥慮大軍遠涉餽餉不繼急謀引還時思機發弟思陸復據孟養驥度賊終不可滅乃立石表金沙江上與思陸約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遂旋師議者咎驥等三征麓川以一隅騷動天下會川衛訓導詹英劾驥掩殺冒功王振左右之得不問

夏五月禁用銅錢

洪武中鈔一貫折錢千至是止折錢二三文帝從御史蔡愈濟言詔交易用錢者以阻鈔論追一萬貫全家戍邊

至天順中乃弛其禁.

秋七月河決河南.

一自新鄉漫曹濮抵壽張沙灣壞運道東入海一自滎澤經祥符陳留歷睢亳至懷遠界入淮淹地二千餘里壞城垣廬舍溺死男婦不可勝計.

京師蝗○罷保舉.

宣德朝保舉得人最盛後漸奔競教諭傳璚給事中余忭御史涂謙屢以爲言遂罷之.

八月沙縣盜鄧茂七作亂遣御史丁瑄捕斬之.

茂七江西人亡命入福建聚衆爲亂會宋彰爲虐從賊者益衆遂大剽掠攻沙縣尤溪圍延平全閩震動帝遣

瑄及都督[illegible]副都御史張楷督軍[illegible]復會[illegible]
[illegible]侯陳懋等[illegible]軍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illegible]
瑄已大破賊[illegible]死賊復擁茂七兄子[illegible]以討
殺[illegible]之會[illegible]難召懋等還明年春瑄陰致賊黨為
間諜誘賊來攻伏兵奮擊指揮劉福追斬之至景泰初
餘黨始平

冬十月幸大興隆寺

王振佞佛請帝歲一度僧修大興隆寺役軍民萬人縻
帑數十萬既成延崇國寺僧主之帝親傳法稱弟子

己巳

十四年春正月太白晝見○夏五月命太監金英同法司
錄囚○以翰林院侍讀學士張益入內閣預機務○六月

旱○熒惑入南斗○謹身等殿災
是夜大風雨明日殿基生荆棘高二尺詔修省大赦
秋七月瓦剌分道入寇
初也先索中國財物無不許使來增至三千人復虛張其數以冒廪餼禮部覈實予之所請又僅得五之一也先大恚遂誘挾諸部分道大舉入寇脫脫不花以兀良哈寇遼東阿剌知院寇宣府圍赤城別將寇甘肅也先從大同入至貓兒莊參將吳浩戰死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與也先戰於陽和俱敗歿監軍太監郭敬伏草中得免諸邊守將皆逃匿
帝親征命郕王祁鈺居守

邊報日數十至王振勸帝親征兵部尚書鄺埜侍郎于
謙力言六師不宜輕出王直率百官再三諫俱不聽遂
發京師振及英國公張輔尚書侍郎以下官軍私屬五
十餘萬人倉卒就道軍中常夜驚出居庸關至宣府風
雨大至邊報益急羣臣交章請留振益㤝怒大將朱勇
膝行聽命尚書王佐鄺埜忤振意跪草中至暮不得請
欽天監正彭德清告振曰象緯示儆再前恐危乘輿振
曰倘有此亦天命也學士曹鼐曰臣子不足惜主上係
宗社安危豈可輕進振終不聽至陽和伏屍滿野衆益
危懼

八月帝至大同詔班師次土木師潰也先以帝北去

帝至大同王振尚欲北行郭敬密止之始班師振初議從紫荆關由蔚州邀帝幸其家既恐蹂其鄉禾復改道宣府鄺埜再上章請疾驅入關嚴兵爲殿不報又詣行殿申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言必死叱左右掖出之及發宣府也先兵襲軍後恭順侯吳克忠及其弟都督克勤禦之力戰死後軍潰散畧盡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帥師四萬往援全軍俱覆次日至土木日未晡去懷來僅二十里衆欲入保城中振輜重未至留待之即駐營土木掘井二丈餘不得水人馬饑渴虜分道自旁近口入都指揮郭懋拒戰終夜敵益增明日圍御營不得發也先遣使請和帝命曹鼐草敕許之虜佯退振

遽令移營回旋間行列已亂虜大呼四面蹂躪入衆
祖蹈藉死帝與親軍突圍不得出下馬據地坐敵擁之
去中官喜寧從振等皆死官軍死傷者數十萬英國公
張輔泰寧侯陳瀛駙馬都尉井源都督梁成王貴尚書
王佐鄺埜侍郎曹鼐學士張益等五十餘人皆死帝既
入敵營敵以校尉袁彬來侍也先擁帝至宣府傳諭楊
洪羅亨信開門出迎城上人對曰所守者陛下城池日
暮不敢奉詔乃復擁帝至大同索金幣都督郭登謀奪
駕入城不果也先遂擁帝北行

皇太后命郕王監國立皇子見深爲皇太子

時京師疲卒羸馬不滿十萬人心洶洶羣臣聚哭於朝

議戰守。侍讀徐珵請南遷。于謙曰。欲遷者可斬。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請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學士陳循尚書胡濙力贊之。守議遂定。太后命郕王總百官。徵兩畿山東河南江北軍入衛。分遣大臣撫安軍民

以于謙爲兵部尚書

謙上言。京營兵械且盡。宜亟遣官募義勇。繕兵甲。修戰具。分兵九門。列營郭外。徙附郭居民入城。通州倉糧令官軍自詣關支。毋棄以資敵。文臣如軒輗。武臣如石亨楊洪柳溥。皆宜倚任。至軍旅之事。臣請以身當之。王深納焉。

籍王振家。夷其族。

郕王攝朝。諸臣請族誅王振。振黨馬順。叱羣臣退。於是給事中王竑廷擊順。衆隨之。手捶順死。朝班大亂。衛卒聲洶洶。王懼欲起。于謙直前掖王止。請王宣諭百官。允其請。衆乃定。尋執王山至。命縛赴都市。磔之。振族無少長皆斬。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五十株。他珍玩無算。時山西巡撫朱鑑。山東布政使裴綸並請罷監軍。及鎮守中官。不報。

召前大理寺少卿薛瑄。以翰林院修撰商輅。彭時入內閣預機務。

以陳循高穀舉也。彭時以繼母喪。乞終制。不許。

九月。皇太后命郕王即位。赦。

廷臣合辭請太后曰車駕北狩皇太子幼冲古云國有長君社稷之福請定大計以安宗社太后允之王驚讓再三羣臣固請會都指揮岳謙使瓦剌還口傳帝旨以王長且賢令繼統以奉祭祀王始受命以明年爲景泰元年

遥尊帝爲太上皇帝○減浙江福建銀場課○以郭登爲總兵官鎮大同

時大同壁壘荒條城門晝閉登慷慨奮勵修城堞繕器械拊循士卒弔死問傷親爲裹創傳藥曰吾誓與此城存亡不令諸君獨死也登初至士卒堪戰者纔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精卒數萬大同兵遂爲天

下最

南海盜黃蕭養作亂討平之

蕭養以行刼繫獄夜破械出刼軍器局爲亂集衆至萬人進圍廣州總兵張安敗死指揮僉事王清被殺圍三月不解鄉民避賊至城者皆不納歸則盡爲賊殺從賊者益衆帝遣僉都御史楊信民討之信民至開城門發倉廩獎勸士卒招降脅從者數萬人蕭養剋期請降會信民卒乃止明年四月都督董興討定之

冬十月以于謙提督各營軍馬□也先入紫荊關

九月中尤刺入紫荊關寇易州淶水僉事左能棄關走敵從容開關去至是也先弟大同王等復入關僉事韓

青提督副都御史孫祥戰死詔宣府遼東總兵官及山東河南山西陜西巡撫皆入援

也先犯京師于謙督諸將擊却之

也先長驅至京師次蘆溝以上皇至土城叛閹喜寧嗾也先邀大臣迎駕索金帛以萬萬計廷臣欲議和謙力持不可敵窺德勝門謙令石亨設伏誘敵敵以萬騎來薄伏兵起擊之也先弟孛羅平章卯那孩中礮死寇轉戰至彰義門都督高禮毛福壽等擊却之還至土城居民升屋呼號投磚石擊敵讙聲動地也先初輕中國既至相持五日戰不利意稍沮又聞勤王兵且至遂擁上皇由良鄉西去大掠所過州縣出紫荆關帝以石亨于謙

功大進亨武清侯加謙少保命昌平伯楊洪充總兵官

勦戮內餘寇

瓦剌脫脫不花遣使入貢

時瓦剌君臣鼎立也先專國兵最多脫脫不花雖爲可汗兵較少阿剌知院兵又少三人外親內疎其合衆南犯利多歸也先而害則均受至是可汗遣使來貢從胡濙王直等議厚賞賜以間之

十一月修沿邊關隘○以左都督朱謙鎮宣府僉都御史王竑鎮居庸關

十謙言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師之門戶乞遣重臣鎮守乃以謙鎮宣府紀廣楊俊輔之竑及夏忠曾瑄守

居庸關
十二月尊皇太后爲上聖皇太后尊賢妃吳氏爲皇太后
立皇后汪氏○也先犯寧夏
喜寧勸也先西犯寧夏掠慶馬直趨江表居上皇南京
袁彬謂上皇曰天寒道遠陛下又不能騎徒取凍餒且
至彼而諸將不納奈何也先聞之怒欲殺彬上皇力解
乃止也先遂自寇寧夏掠人畜期月始退仍留數千人
於河套時入寧夏爲寇
庚午 景皇帝景泰元年春正月朔罷朝賀
以上皇在虜也
始命輸納者給冠帶

戶部議令軍民輸納者給冠帶官吏罪廢者輸草於邊得復職帝用給事中翟敬議祇給冠帶其後監生郭佑上言農工商賈不較賢愚惟財是授驕親戚誇鄉里長非分之邪心贓污吏罷退爲民欲掩閭黨之恥納粟納草冠帶還鄉前以貪貨去職今以輸貨得官何以禁貪殘重名爵況天下一統藏富在民未至大不得已而舉措如此是適以空乏啟殘心也章下廷議格不行

郭登敗寇剌於栲栳山

寇入大同至沙窩登奮擊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自土木敗後邊將無敢與寇戰登以八百騎破寇數千軍氣一振捷聞封定襄伯後寇數至登屢擊却之

二月帝耕耤田。○遣武清侯石亨都指揮同知楊能巡邊

帝用于謙議遣石亨率京軍三萬巡大同楊能統京軍一萬五千巡宣府未幾大同參將許貴奏言也先請和下兵部議于謙言我與也先不共戴天理不可和萬一和而彼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困不從則速變貴居邊疆重任恇怯如此法當誅自是邊將無敢言和者

三月瓦剌復分道入寇。

陽和大同偏頭關野狐嶺萬全衛皆被寇時邊將禦敵互有殺傷惟寧夏慶陽朔州被殺掠甚衆

錄土木死事諸臣後。○夏四月旱。○五月總督侍郎侯璡破貴州蠻。

時羣蠻西至龍里東至沅州北至武岡南至播州不下二十萬平越被圍已一年。城中食盡掘草根煮弩弦革食之巡按御史黃鎬置疏竹筒中募士入乞援於朝命保定伯梁珤都督方瑛會湖廣總督侯璡率師進討珤未至璡檄諸將合兵剿之。破八十餘寨平越圍解已復與方瑛等破二百餘寨。明年春蠻衆縛其酋以降

朱謙敗瓦剌兵於宣府。

瓦剌二千騎屯賈家營。謙與參將紀廣等力戰却之封謙撫寧伯。也先擾宣府大同意二城可旦夕下。而謙與郭登數以羸師挫其勁騎也先由是氣沮。

秋七月也先遣使請和。遣右都御史楊善等報之

也先挾上皇要索皆以喜寧爲謀主于謙密令大同守
將擒寧戮之又因謀用間也先始有意歸上皇遣使通
欵至是見中國無釁滋欲和使者頻至王直等議遣使
奉迎帝不懌曰吾非貪此位而卿等強樹焉今復作紛
紜何衆不知所對于謙從容言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
顧理當奉迎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帝意始釋先後
遣給事中李實右都御史楊善等齎書幣如瓦剌。

八月上皇至自瓦剌太[illegible]詔□赦。

楊善至瓦剌也先問曰兩家和好久今奈何削我馬價
予帛多剪裂前後使人往往不歸又減歲賜善曰非削
也太師馬歲增而不忍拒故微損之太師自度價比前

孰多帛剪裂者通事爲之耶太師貢馬有劣弱貂或敝
豈太師意耶且使者多至三四千人有爲盜或犯他法
故自亡去留之何用貢使受宴賜朝廷核實與之所減
乃虛數耳也先稱善善因言太師再攻我屠戮數十萬
太師部曲死傷亦不少矣今還上皇和好如故中國金
幣日至不亦美乎也先曰勑書何以無奉迎語善曰此
欲成太師令名使自爲之若載之勑書是廹於朝命非
太師誠心也也先大喜遂設餞上皇上皇行也先送
數十里遣其知院率兵衛送而自與衆伏地羅拜慟哭
去上皇將抵居庸帝始令禮部具奉迎儀旋傳旨以一
輿二馬迎於居庸關給事中劉福言禮太薄帝曰昨得

上皇貴言迎駕宜從簡損朕豈得違之羣臣乃不敢言會千戸龔遂榮爲書投高穀言奉迎宜厚引唐肅宗迎上皇故事穀袖入朝與王直等觀之直與胡濙以書進且言肅宗迎復禮今日正可仿行陛下宜躬迎安定門外帝不從上皇至自東安門入帝迎上皇居南宮百官隨入朝謁大赦天下。

苗衷罷○以刑部侍郎江淵入內閣預機務○九月御經筵○冬十一月禮部尚書胡濙請令百官賀上皇生日不許

未幾濙又請明年正旦百官朝上皇於延安門亦不許

二年春正月令軍民輸納者世襲武職

都給事中金達疏諫不聽其後給事中曹凱言近輸豆四千石以上得授指揮彼受祿十餘年費已償矣復令世襲是以生民膏血養無功子孫而彼取息長無窮也有功者必謂吾以捐軀獲此彼輸豆亦獲此是朝廷以我軀命等於菽粟其誰不解體乞自今惟令帶俸不得任事文職則止原籍帶俸帝然之命已授者如故未授者悉如凱言。

度僧道五萬餘人。

于謙上言今四方多流徙之民三邊缺戰守之士度僧太多恐非本末帝不省。

二月遣都督僉事孫安守備獨石。

初土木之變楊洪入援獨石等八城俱殘毀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揺乃薦安授以方畧率兵守之安招士卒。修城堡飭戰具弔死問傷流亡復業八城遂完。

秋八月南京地震○復午朝○冬十二月廣通王徽煠陽宗王徽焟謀逆廢爲庶人

徽煠惑家人段友洪都事于利賓等言作僞勑分遣友洪及蒙能陳添仔等以銀印金幣誘諸苗爲亂陽宗王徽焟亦與通謀友洪歸爲鎭南王徽𤇼所執有司以聞帝廢徽煠徽焟爲庶人幽之京師蒙能率苗兵二千至武岡聞事敗叛入廣西稱蒙王糾生苗三萬餘人攻龍

里新化銅鼓諸城至七年夏方瑛禽斬之

立團營

明初京師兵隸五軍都督府分中軍左右掖左右哨謂之五軍營兼馬步隊專教陣法已又置三千營掌車輦旗纛扈從出入隊皆騎後征交阯得火器法置神機營隊皆步各提督以勳臣內臣所謂三大營也于謙以營政久弛兵將不相習請選三營軍十萬分五營團操名曰五團營其法五十人爲隊隊有長百人兩隊有領隊官千人有把總三千五千人有都指揮體統相維兵將相識量敵多寡以爲調發謙又請益兵五萬增爲十團營仍各統以武臣內臣而聽謙及石亨內臣劉永成曹

吉祥節制以遼餘軍歸本營訓練名曰老營備居守京
軍之制一變謙號令明審目覘指屈口奏悉合機宜石
亨等雖大帥進退賞罰一由謙亨等受成而已

以禮部侍郎王一寧祭酒蕭鎡入內閣預機務○也先弒
其主脫脫不花。

脫脫不花妻也先姊也也先欲立其姊子為太子脫脫
不花不從也先遂殺脫脫不花收其妻子來獻捷于謙
上言也先雖悔過攄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
容今其君臣自相仇殺是天授我復仇之機臣請統團
操軍馬分往宣府大同討賊帝不從

三年。春二月戶部尚書金濂有罪下獄尋釋之。

初帝即位詔免景泰二年田租三之一濂檄有司但減米麥其銀布絲絹徵如舊學士江淵以告帝詰責戶部濂言絲絹銀布詔書未載若概免國計何資言官交章劾之遂下都察院獄三日釋之削太子太保改工部吏部尚書何文淵言理財非濂不可遂復還戶部

三月詔錦衣衛官刺事○夏五月帝廢皇太子見深爲沂王立子見濟爲皇太子

初帝即位欲易儲而難於發遲回久之太監王誠舒良爲帝謀先賜陳循高穀百金江淵王一寧蕭鎡商輅半之以緘其口然猶未發也會廣西土官黃玹以私怨戕其弟思明知府堈滅其家玹懼罪遣使走京師上疏請

帝密定大計易建東宮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帝下廷臣會議相顧莫敢言司禮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即以爲不可勿署名無持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奏上報可即日備儀東宮官廢故太子爲沂王立見濟爲太子大赦天下詔百官朔望朝太子。

廢皇后汪氏立妃杭氏爲皇后。

帝初欲易太子獨汪后不可帝不從后以太子杭妃所生遂讓焉。

官顏孟二氏子孫各一人。六月建大隆福寺。

時太監興安用事佞佛甚於王振請帝建大隆福寺費數十萬踰年始成帝剋期臨幸鹽運判官楊浩諫止之。

秋七月殺內使王瑤

御用監阮浪侍上皇於南宮。上皇賜浪金袋刀各一浪以與瑤錦衣指揮盧忠見之醉瑤酒而竊之上變告浪傳上皇命以袋刀結瑤圖復位帝震怒下浪瑤詔獄鞫治之忠筮於術者同寅寅以大義折之且曰此大凶兆死不足贖忠懼佯狂以冀免商輅及中官王誠言於帝曰忠病風無足信不宜聽妄言傷大倫帝意少解乃並下忠獄坐以他罪謫廣西立功殺瑤錮浪於獄事得不竟。

八月王一寧卒。○九月江淵以母喪起復

初侍讀學士倪謙遭喪淵薦謙爲講官謙遂奪哀至是

御史周文言淵引謙正爲今日地帝以事旣處分不問

詔自今羣臣遭毀毋濫保

冬十月以左都御史王文入内閣預機務

時閣中已有五人陳循最寵任高穀與循不相能以文强悍欲引文自助乃請增閣員循舉其鄉人蕭維禎穀舉文文得中官王誠助遂入閣二品大臣入閣自文始文旣居政府反與循比而不附穀

十一月朔日食○于謙請解總督軍務不許

帝知謙深所論奏無不從謙亦每事抒忠盡言無隱由是不任職者皆怨諸言官相繼彈劾帝破衆議用之謙性剛遇事有不如意輒拊膺嘆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

地石亨與謙共事。亨縱恣，謙每裁抑之。亨大恚，疏辭總
兵官不許。謙上言祖宗朝本無總督，邇因邊事棘，命臣
兼領。今賊情未定，任將宜專，臣見石亨累奏辭職，以自
臣爲之軒輊也。豈可以臣之駑鈍，使亨不得行其志。乞
解臣總督軍務，俾亨專任其事。帝不許。○自上皇還京
後，瓦剌歲來貢。上皇所亦別有獻。於是帝意欲絕瓦剌
不復報使。也先數以爲請，王直、金濂、胡濙等相繼言。絕
之且啓釁，帝下兵部議。謙曰：臣職司馬，知戰而已。行人
事非所聞。乃止。

遣使撫輯畿內、山東、山西、河南流民。
河南流民復業者，計口給食五年。畿內、山東、山西逃民

復賦役五年

癸

四年夏四月始令生員納粟爲國子生

開封教授黃鑾上言納粟拜官衰世有之然未聞納粟貢士者也今以浮薄不教之子納粟進身不數年寄以民社是猶驅狼虎以牧羣羊欲其不恣吮噬得乎章下戶部議不從尋以胡濙言罷之時戶部以邊儲不足請令罷退官非贓罪者輸米二十石給誥勅都給事中劉煒言考退之官多有罷軟酷虐荒溺酒色廉恥不立者非止贓罪已也賜之誥勅以何爲勸若俱褒其納粟則是朝廷誥勅止直米二十石何以示天下後世此由戶部尚書金濂不識大體有此謬舉帝爲立已之

冬十月以徐有貞爲左僉都御史治沙灣河

有貞初名珵以議南遷爲帝所鄙大臣累薦不用遂更名有貞時河決沙灣已七年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議推有貞乃擢左僉都御史治之有貞至張秋相度水勢條上三策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議既定乃治渠起張秋金隄引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接河沁河倚古金隄以爲固外恃梁山泊以爲泄河流之旁出者築九堰隄之閒五百五十日而工成賜渠名廣濟自是河水北出濟漕阿鄄曹濮閒田出沮洳者百數十萬頃乃濬漕渠由沙灣北至臨清南抵濟寧復建八閘於東昌以平水道山東河患少息

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甲戌五年春三月命　王文巡視江淮水災。

初蘇松常鎮四府每糧四石折白金一兩民以為便後
戶部復徵米令輸淮徐凡二百餘萬石率三石而致一
石民多破家　文以便宜停之。

減國子生額。

監生二千餘人俱仰給官廪以戶部侍郎孟鑑言留年
深者千餘人餘放歸

夏四月朔日食　○秋八月令兩京市稅輸鈔。

時鈔法不行令兩京市肆園場稅悉輸鈔按月徵之商
民以為病或閉戶不敢市易拔園蔬伐果木以避之給

當中既罹[illegible]獻言兩直隸[illegible]地當民尤宜加恤豈可從
歲歉之時與擾民之政繼從鈔法通而民已不聊生矣
部議果寢買辦納鈔

冬十月。也先為阿剌所殺。

也先既弒脫脫不花自立為田盛可汗。阿剌求為太師。不許。且殺其二子。阿剌怒。率衆攻也先殺之未幾韃靼部孛來復殺阿剌奪也先母妻并其玉璽。求脫脫不花子麻兒立之號小王子。自是孛來與其屬毛里孩等皆雄視部中。韃靼勢復熾。

六年。春正月。雨水冰。○錄囚。

時中外繫囚有至十餘年者。帝以災變。詔法司審錄寃

獄得減免者甚衆。

夏四月朔日食○韃靼遣使入貢○五月帝禱雨南郊○閏月兩畿湖廣水○秋七月太白晝見。

帝即位後太白常晝見至是御史倪敬以災異頻仍請罷齋僧輟遊宴止興作疏入報聞未幾都御史蕭維禎考察黜敬爲典史。

八月謫大理寺少卿廖莊爲驛丞杖殺御史鍾同錮禮部郎中章綸於獄

前年五月同請復立沂王爲太子帝不懌越數日綸亦疏言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天下之父也陛下親受冊封上皇之臣也請於朔望令節一詣南宮率羣臣朝

見延安門以展友于之情又言宜復皇后於中宮正天下之母儀復舊皇儲於東宮定天下之大本帝震怒執綸與同並下部獄至是廖莊復以言沂王事廷杖降謫左右言事由同倡帝乃封巨梃就獄中杖殺之綸仍繫

英宗復辟後始釋綸以為禮部侍郎莊亦復官

丙子

七年春二月皇后杭氏崩○三月天鼓鳴○夏四月彗星見○五月以宋儒周敦頤程頤朱熹後裔世襲五經博士○六月葬肅孝皇后○兩畿山東河南饑○秋七月以工人蒯祥陸祥為工部侍郎

蒯祥以木工陸祥以石工俱累擢太僕寺少卿至侍郎仍督工匠時稱為匠官

冬十二月帝有疾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八

起丁丑明英宗天順元年盡庚寅明憲宗成化六年凡十四年

八年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春正月武清侯石亨右都御史徐有貞等以兵迎上皇於南宮遂復位以有貞入內閣預機務下少保兵部尚書于謙於獄

初帝不豫廷臣請立太子不報至是將南郊帝輿疾宿齋宮召石亨令攝祀事亨見帝病甚退與都督張輗張軏左都御史楊善太監曹吉祥謀立太子不如復上皇可邀功賞軏吉祥慫之以告太常卿許彬彬曰此不世功也彬老矣無能為也盍圖之徐元玉元玉有貞字也亨即夜至有貞家有貞大喜曰須令南城知此意軏曰

巳陰達之矣辛巳夜諸人復會有貞所有貞升屋步乾
象亟下曰時至矣不可失時方有邊警有貞令軏以備
非常爲名納兵長安門外亨掌門鑰夜四鼓啟門納之
遂薄南宮城毀垣壞門入見上皇於燭下上皇問故衆
俯伏請登位乃呼進輦兵士惶遽不能舉有貞等助挽
以行上皇顧問諸人姓名至東華門門者拒弗納上皇
曰朕太上皇帝也遂入至奉天門陞座時百官以帝將
視朝咸待漏闕下忽聞南城呼譟震地咸失色須臾鳴
鐘鼓有貞出號於衆曰太上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
震駭入謁上皇曰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復位其
各任事如故羣臣呼萬歲遂命有貞以右都御史兼學

士入內閣預機務。命陳循與有貞草詔諭羣臣。日中御奉天殿即位。于謙甫聽宣諭。縛即班內執之。幷大學士王文、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同下獄。以許彬、薛瑄爲禮部侍郎。入內閣預機務。彬以石亨薦。瑄楊善所薦也。

改元大赦

詔改景泰八年爲天順元年。大赦天下。論奪門功。封石亨忠國公。張軏太平侯。張輗文安伯。楊善興濟伯。進徐有貞兵部尚書。予太監曹吉祥等錦衣衛世職。有貞意未慊。數請於亨。白願得冠側注。從兄後亨入言之。尋封武功伯。

殺于謙王文籍其家戍陳循江淵於鐵嶺衛斥蕭鎡商輅爲民

初帝自瓦剌還廷臣議奉迎禮文厲聲曰公等謂上皇果還耶也先不索金帛土地而遽送駕來耶衆素畏文不決而罷及易儲議起文率先承命至是蕭維禎定讞坐以謀逆處極刑文力辨謙笑曰亨等意如此辨何益奏上帝猶豫未忍曰于謙實有功有貞曰不殺謙此舉爲無名乃磔謙等家屬戍邊榜其罪示天下自也先之變謙誓不與俱生常留宿直廬不還私第景帝聞其服用過薄詔上方製賜及籍沒家無餘貲獨正室鐍鑰甚固啟視皆賜物也死之日陰霾四塞天下冤之

二月廢景泰帝仍為郕王遷之西內。以太后制廢之皇太后吳氏復號宣廟賢妃。削諡孝皇后杭氏位號。改稱懷獻太子為懷獻世子。欽天監監正湯序。請革除景泰年號帝不從。

高穀罷。○以吏部侍郎李賢入內閣預機務。○郕王薨。諡曰戾毀所營壽陵葬金山。與夭殤諸王公主墳相屬妃唐氏等俱殉葬。并欲令汪妃殉李賢言不可乃止。

三月復立沂王見深為皇太子。○夏四月。直隸山東饑。遣侍郎周瑄黃仕儁僉都御史林聰賑之聰屢請發帑。帝召徐有貞李賢議有貞曰發帑賑濟徒為吏胥乾沒耳。賢曰有弊勝於無賑帝卒從賢議時方遣使通西域

忠義前衛吏張昭上疏曰。畿輔山東仍歲災歉。小民鬻賣子女。無有售者。轉死溝壑。即歲市爵。望陛下用和番之費。遣使急賑。庶猶可救。報聞。

六月。下徐有貞於獄。尋竄金齒。貶李賢爲參政。

有貞爲曹石所引用。既得志則思自異。窺帝意厭二人。乃稍稍裁抑之。亨吉稍不能平。數毀有貞於帝。帝方寵有貞。嘗屏人與語。亨吉令小竪竊聽。故洩之於帝。帝驚問。輒對曰。受之有貞。帝由是疑有貞漏洩。未幾。御史張鵬等欲糾亨他罪。未上。給事中王鉉以告亨。亨與吉祥泣訴於帝。謂內閣實主之。遂下諸御史獄。并逮繫有貞及李賢。降有貞廣東參政。賢福建參政。既行。有以匿

名書毀斥朝政者亨吉祥奏此有貞怨望所爲命追執
之下錦衣衛獄拷掠無所得亨吉祥恐其復用誣以謀
逆當棄市詔徙金齒爲民亨敗乃赦還
以通政司參議呂原入內閣預機務○禮部侍郞薛瑄致
仕
瑄在閣數月見石亨等用事歎曰君子見幾而作寧俟
終日遂致仕去
以翰林院修撰岳正入內閣預機務
吏部尚書王翺薦之帝亦素知正名欲擢吏部左侍郞
兼翰林院學士石亨張軏曰陛下既得人俟稱職加秩
未晚遂命以原官入閣

秋七月承天門災。□許彬罷復以李賢入內閣。

賢既貶未行王翺奏賢可大用遂復命爲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閣石亨權日重亂賢賢深自匿非宣召不入而帝益親賢嘗問賢奪門事賢曰迎駕則可奪門豈可示後且幸而成功萬一機事先露不審置陛下何地帝悟詔自今章奏勿用奪門字。

謫岳正爲欽州同知尋下獄杖戍肅州。

正負氣敢言既入閣益感激思自效會曹吉祥得匿名書帝令撰榜格購之正與呂原入見曰爲政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購募者且事緩之則自露急之則愈匿帝是其言遂不究石彪領大同

遣使獻捷下內閣問狀使者言捕斬無算不能悉致皆
梟林木間正按地圖詰之曰此地皆沙漠汝梟何所其
人語塞時吉祥亨恣甚正請帝裁抑帝曰即可以朕意
告二人正因勸吉祥辭兵柄二人詣帝前泣請帝內愧
慰諭之而責正漏言正對曰臣觀二家必以謀叛滅臣
欲全上恩故令早自為計耳二人聞益怒承天門災帝
命正草罪已詔因歷數弊政無所避亨吉祥遂搆蜚語
激帝怒謫欽州同知既行以母老留家月餘復為陳汝
言所劾逮繫詔獄杖戍肅州憲宗嗣位始召還復修撰

九月以太常卿彭時入內閣預機務

時帝方嚮用李賢數召賢獨對賢雅重時退必咨之時

引義爭可否或至失色賢初少忤久之心折曰彭公真君子也

冬十月詔爲故太監王振立祠

帝憫念振復其官刻香木爲振形招魂以葬賜祠曰旌忠

釋建庶人文圭

文圭建文帝少子也成祖幽之中都號爲建庶人帝憐其無罪久繫釋之卽鳳陽賜室宇奴婢月給薪米聽婚娶出入文圭繫時方二歲至是已五十七出見牛馬亦不能識未幾卒

十二月封太監曹吉祥養子欽爲昭武伯

三年春正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

汝言附曹石由郎中驟進尚書陰險貪墨邊將皆出其門得賄無算事覺下獄籍其家贓數十百萬帝召大臣入視曰于謙終始景泰朝死無餘貲汝言官未久贓多耶亨等俛首流汗不能對

上皇太后尊號

初岷王徽㷿請上皇太后尊號禮部以非本朝故事乃止已而錢溥謂陳汝言曰復辟之初非太后詔誰敢提兵入禁今論功行賞無虛日而母后徽號未加寧非闕典汝言以聞帝大悅遂上尊號曰聖烈慈壽皇太后

夏五月徵江西處士吳與弼爲左諭德不拜

石亨欲引賢者爲巳重謀於李賢因薦徵與弼授左春
坊左諭德召見文華殿與弼辭曰臣草茅賤士本無高
行陛下垂聽虛聲臣不幸有犬馬疾今年且六十八矣
實不堪供職帝曰宮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
官送館次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三辭
不允遂稱疾篤遣行人送歸賜勅書銀幣有司月給廩
米

冬十月李賢請罷錦衣官校刺事不許

錦衣僉事逯杲遣校尉偵事四方所至官吏震恐多進
聲伎貨賄以祈免雖親藩亦然無賄者輒被害每逮一
人必破數大家四方奸民詐稱校尉乘傳縱橫無所憚

賢請撤還帝不許於是其勢益張。

三年春二月遣御史及中官採珠廣東。○幸太監曹吉祥宅。○夏四月方瑛大破貴州苗。

東苗干把豬等攻都勻諸衛。命瑛率川湖雲貴軍。分四道擊之所向皆捷生擒干把豬送京師磔之瑛前後討川湖貴州諸苗克寨幾二千。俘斬四萬餘平苗之功前此莫與比者。

冬十月詔霜降後錄囚著爲令。

每歲霜降後三法司會同公侯伯審錄重囚謂之朝審

四年春正月石亨及其從子彪伏誅。

亨弟姪家人冒功錦衣者五十餘人部曲親故竄名奪

門籍得官者。四千餘人。兩京大臣。斥逐殆盡。納私人重賄。不次遷擢。中外將帥。多出其門。日覲見。恭預政事。所請或不從。即艴然見於辭色。帝不能堪。以語李賢。賢曰
惟獨斷。乃可。帝因勑左順門無納總兵官。亨從子彪謀鎮大同。屬千戶楊彬等奏保。帝察其詐。下彪詔獄。籍其家。法司劾亨謀不軌。遂罷亨朝參。由亨得官者悉黜免
逯杲復奏亨怨望。乃下獄論斬。死獄中。彪棄市。
夏四月大雨雪。○秋七月朔日食。○謫工部侍郎翁世資知衡州府。
蘇杭等府織染局。歲造有定數。帝遣內使增造綵緞七千疋。世資請減之。帝怒下錦衣衛獄。謫知府。增造坐派

自此始

八月韃靼孛來入寇

孛來與毛里孩等分三道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總兵官李文不敢出孛來直抵鴈門至代朔忻諸州肆掠帝遣都督顏彪率師至紫荆關馮宗至倒馬關禦之

五年夏五月殺弋陽王奠壏

逯杲誣奠壏母子亂帝遣官往勘事已白帝怒責杲杲執如初帝竟賜奠壏母子死焚其尸方昇尸出大雷雨平地水數尺人咸以爲寃

下南雄知府劉實於獄殺之

實居官三十餘年廉介愛民中官過郡多邀索弗與中

官折辱之郡民大呼擁簀去中官懴忿誣以罪逮下詔
獄瘐死郡民哀而祠之
六月彗星見○秋七月曹吉祥及其養子欽反懷寧伯孫
鏜討之吉祥欽皆伏誅
正統閒吉祥屢出監軍輒選韃靼降酋善騎射者隸帳
下師還畜於家石亨敗吉祥不自安漸蓄異謀日犒諸
酋金錢穀帛恣所取結為死黨千戶馮益景泰閒請從
上皇於沂州復辟後以吉祥請得不誅因客欽所欽暱
曰古有宦官子弟為天子者乎益曰君家魏武其人也
欽大喜會言官劾欽不法事帝命逯杲按之降勅徧諭
羣臣欽驚曰前降勅遂捕石將軍今復爾殆矣謀遂決

時孫鏜西征，字來師未發，帝將以庚子昧爽臨朝遣將。欽欲於是時擁兵入廢帝。吉祥居中應之。先夕召諸酋飲，指揮馬亮恐事敗，逸出，走告恭順侯吳瑾。瑾趣告鏜，鏜由門隙投疏入。帝即收吉祥，勅皇城及京師諸門俱勿啟。欽知事泄，夜馳往杲家，殺杲，砍傷李賢於朝房，以杲頭示賢曰：杲激我也。遂率衆攻長安門，不得入。賊往來叫呼門外。鏜急召西征軍三千人擊之，欽走攻東安門，殺吳瑾。天漸曙，其黨稍稍散。欽率數騎走突安定諸門，門盡閉，奔歸家。會大雨如注，鏜督諸軍大呼入，欽投井死。其家無大小盡誅之。帝出吉祥，與欽尸同磔於市。諸從逆者皆伏誅。進孫鏜為侯。

河決開封
城中。水深丈餘死者不可勝計。
韃靼寇河西遣都督馮宗禦之
孫鏜等既不行邊報益急因命宗充總兵官禦之。起副
都御史王竑於家與兵部侍郎白圭參贊軍務八月孛
來上書乞和而寇掠如故
九月。京師地震有聲。○冬十一月朔日食。
六年夏五月。都督僉事顏彪破兩廣猺。
自元年春大藤峽猺為亂兩廣苗獞蠭起廣西殘燬殆
遍前年。帝命彪為總兵官討之。彪會兩廣兵攻破七百
餘寨駐軍。大藤峽進擊龍山。直抵潯梧。所向皆捷。

癸未

秋九月。皇太后孫氏崩。○廣錦衣衛獄。

逯杲死。指揮同知門達。益布旗校於四方。告訐者日盛。詔以囚多。獄舍不能容。請城西武庫隙地增置之。及達敗始毀去。

冬十一月。葬孝恭皇后。○呂原卒。

七年。春二月。以陳文為禮部侍郎。入內閣預機務。○夏四月。殺巡按御史李蕃。

蕃巡撫宣大。錦衣衛偵事者。言其擅撻軍職。逮治之。又遼東巡按御史楊璡。山西巡按御史韓祺。並以中官誣奏。相次被逮。蕃與祺並荷校死。

五月朔。日食。○秋閏七月。復宣宗廢后胡氏位號。

孫太后崩錢皇后爲帝言胡后賢而見廢其歿也人畏
孫太后殯葬不加禮因勸復其位號帝問李賢賢對曰
陛下此心天地鬼神實臨之臣以陵寢享殿神主俱宜
如奉先殿式帝從之

冬十一月下指揮同知袁彬於獄尋釋之

帝在迤北彬周旋左右未嘗違忤夜則與帝同寢天寒
以脅溫帝足彬嘗中寒帝身壓其背汗浹乃已一年之
內視彬如骨肉帝復位擢指揮僉事進同知時門達掌
衛事彬恃舊恩不爲下達誣以罪遂治之謫南京錦衣
衛

八年春正月帝崩遺詔罷宮嬪殉葬

初太祖崩宮人多從死者歷成祖仁宣二宗皆用殉多者至數十人景帝以郕王妃猶用其制至是帝遺詔罷之

太子見深即位侍讀學士錢溥以罪貶官

溥嘗授內使書東宮內侍王綸從受學英宗疾篤綸私與溥計事陳文與溥比舍居密覘之已而英宗崩李賢嘗草詔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者因言溥綸定計欲以溥代賢而以兵部侍郎韓雍代尚書馬昂賢怒發其事會大斂時綸衰服襲貂帝惡之因數綸罪執下獄詞所連者十餘人謫溥順德知縣降雍爲浙江參政

二月指揮僉事門達有罪下獄戍之

達亦以結納王綸謫貴州都勻衛南行言官交章論其罪逮繫論斬後貸死謫戍廣西南丹衛

始命中官傳旨授官

帝命中官傳旨用工人爲文思院副使自後相繼不絕一傳旨姓名至百十人謂之傳奉官文武僧道濫恩者以千數

三月尊皇后爲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爲皇太后

帝命議上兩宮尊號中官夏時欲獨尊貴妃爲太后李賢彭時持不可頃之中官傳貴妃旨子爲皇帝母當稱皇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間有故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異胡后上表讓位故正統初不加尊今

名分固在安得爲比中宮厲聲曰如是何不了議義時曰先帝神靈在上敢有二心且錢皇后無子何所規利而爲之爭不忍默者欲全主上聖德爾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並尊爲宜賢亦極言之議遂定將上冊寶彭時曰兩宮同稱則無別錢皇后請加二字以便稱謂從之越數日中官覃包至內閣曰上意固如是但迫於太后不敢自主非二公力爭幾誤大事陳文初默無一語聞包言大愧。

放宮人。

時日黯無光李賢偕同官上言日者君象君德明則日光盛惟陛下敬以修身正以御下剛以斷事明以察微

持之不忌則天變自弭。又言天時未和。由陰氣太盛。宜
宣德至天順間選宮人大多。浣衣局沒官婦女愁怨尤
甚。皆宜放還。帝從之。中外大悅。

夏四月朔日食不見。五月葬裕陵。秋七月。立皇后吳
氏。八月廢之。冬十月。立妃王氏爲皇后。

帝居東宮時。萬貴妃已擅寵。后既立。摘其過杖之。帝怒。
廢居別宮。貴妃寵冠後宮。王后處之澹如也。以是得安。

致仕禮部侍郎薛瑄卒。

年七十二。謚文清。瑄初受學於高密魏希文海寧范汝
用。聞濂洛之傳。其學以復性爲主。嘗言自考亭以還斯
道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皆自

言所得學者宗之。

始置皇莊。

以沒入曹吉祥地為宮中莊田。皇莊之名自此始。給事中齊莊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何必與民爭利。弗聽。自是戚畹及中貴家多奪民地為莊田矣。

立武舉法。

道省舉諸武藝入兵部，同總兵官考其策略弓馬，分別甲乙。武學廢已久，至是復立之，指揮以下子弟皆令入學。

乙酉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春正月，遣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雍討廣西猺。

守臣奏猺賊殘毀廣東。又越湖廣江右。日益蔓延。乞選將征討兵部尚書王竑亦言。賊非大創不止薦雍統兵乃命輔為征夷將軍召雍為僉都御史贊理軍務。

開納粟例

以備兩廣軍餉。

二月。詔雪于謙冤。

御史趙敔言。于謙等爲石亨輩誣陷榜示天下。竊思正統十四年虜犯京城賴謙一人保守。其功甚鉅乞收回前榜死者。卹贈生者。錄用帝曰朕在東宮時。飫聞謙冤謙有社稷之功而受無辜之慘所司其急如敔言施行釋謙子冕還家明年八月復冕官遣行人往祭謙墓。

帝耕精田○彗星見○三月帝親國子監○荆襄盜起

荆襄上游爲鄖陽古麇國地多山元至正間流賊爲亂終元之世不能制明初以兵勦除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秦豫楚之間又多曠土山谷阨塞林箐蒙昧中有草木可採掘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其中巧黠者稍稍相雄長漢中守臣請誅之英宗曰小民爲饑寒迫耳奈何即用兵命御史往撫諭戍數人餘陽聽撫而大奸潛伏不出尋復縱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已境因循不治至是劉通石龍劉長子聚衆數萬掠襄鄧境指揮陳昇等二十四人死焉明年命朱永白圭討之連敗賊偵知賊巢在萬山豆沙河諸軍分道進擒通於

後嚴石龍劉長子逸去轉掠四川燬巫山。大昌圭又破之漢中賊被圍食盡劉長子縛石龍以降。賊少熄

夏五月四川盜趙鐸作亂官軍擊斬之〇六月。奪張瑾楊宗襲爵。

瑾父太平侯軏宗父興濟伯善俱以奪門功封。時以迎復襲爵者皆革奪。惟瑾宗尚襲封指揮同知甄源等。援例乞復遂并革瑾宗。

秋八月兩畿湖廣浙江河南饑

給事中。袁芳等上言。比來救荒無術。老弱轉死丁壯流移南陽荊襄流民十。餘萬兩京浙。豫或水或旱禾麥絕收乞勅官司賑濟於是命王恕及浙豫撫按各賑其屬

旋遣工部侍郎沈義往保定。僉都御史吳琛往淮陽內
外諸臣請緩征鹽鈔逋賦等。皆從之義琛無他策惟條
上納粟事例既而皆以不恤民瘼斥罷
冬十一月韃靼毛里孩寇延綏。
虜衆甚盛詔大同總兵楊信寧夏總兵李杲陝西巡撫
項忠等率所部兵禦之初韃靼入寇或在遼東宣府大
同或在寧夏莊浪甘肅去來無常爲患不久景泰初始
犯延慶然部落少。不敢深入天順間。有阿羅出者率屬
潛居河套遂逼近西邊河套。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
受降城處也。地在黃河南自寧夏至偏頭關延袤二千
里饒水草。外爲東勝衛東勝而外土地平衍。敵來不能

隱明初守之後以曠絕內徙至是孛來與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後繼至擄中國人為鄉導抄掠延綏無虛時矣

韓雍破猺於大藤峽

初國子監生封登奏藤州夾江諸山險峻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勢如徒杠蠻衆蟻度號大藤峽登峽顛數百里顧盼可盡諸蠻倚為奧區景泰以來猺獞嘯聚為亂乞調兵勦滅報聞及朝議用兵編修丘濬上書李賢言賊在廣東者宜驅在廣西者宜圍賢善之獻於朝詔錄示諸將諸將多主其說欲分兵兩廣韓雍曰不然賊已蔓延數千里而所至與戰是自敝也大藤峽賊之巢穴我以全師擣之心腹既潰餘迎刃解耳乃倍道進長

驅至峽口攻破山南諸巢追躡至九層崖等山用斧斷藤改名斷藤峽明年四月餘黨攻陷洛容入博白城侵掠全州臨桂諸境再破之奏賊平召輔還封武靖伯雍進副都御史留兩廣提督軍務

三年春三月遣右都督李震討靖州苗破之

湖廣靖州銅鼓五開武岡等苗爲患巡撫王儉不能討乃以命震震督諸軍由銅鼓天柱諸境分道入破八百餘寨又大破猺獞於桂陽威名蓋西南苗獠畏懾呼爲金牌李

陝西大饑○夏五月李賢以父喪起復貶修撰羅倫爲福建市舶提舉

賢喪父。命馳驛歸葬。即還視事。賢再疏乞終制。不許。及還京。修撰羅倫詣賢沮之。不聽。倫上疏諫。忤旨。黜爲福建市舶副提舉。王翺以文彥博救唐介事諷賢。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以效之。後因商輅請。乃召倫還。

秋七月。番寇洮州。○冬十二月。少保華蓋殿大學士李賢卒。

贈太師。諡文達。賢每遇災變。必與同官極陳無隱。常言內帑餘財。不以恤荒濟軍。則人主必生侈心。而用之於土木禱祠聲色。以故頻請賑貸恤邊。所薦引年富軒輗耿九疇王竑李秉程信姚夔等。皆爲名臣。

以太常寺少卿劉定之入內[illegible]務。○鎮守開原太監
韋朗有罪赦不問
時內侍梁芳韋興諂事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錢能韋
眷王敬鄭忠等爭假採辦名先後出監大鎮皆縱恣帝
以妃故不問也時朗坐失律當逮治其同官鎮守太監
李良上言昔武侯失律街亭韓琦喪師西夏兵家之常
未嘗以一眚遽棄朗請戴罪立功兵部議勿許內批允
之

丁亥

三年春二月朔日食○御經筵○三月召商輅復入內閣
○夏四月地震
自去年六月至於是月四川地三百七十五震諭所在

官吏修省

雷震南京午門詔羣臣修省。

言官劾罷戶部尚書張瓚。南京禮部侍郎俞綱等於是陳文彭時商輅劉定之。姚夔亦乞免。上皆慰留

秋八月增江西督賦官。

巡按御史趙敔言江西賦繁官少催征不力。逋負者多請增設司府佐貳官俾專督理乃增布政使參政一南昌吉安撫袁臨江饒瑞七府。同知各一

冬十二月。杖謫翰林院編修章懋黃仲昭檢討莊昶

以明年上元張燈。命詞臣撰詩詞進奉。懋仲昭昶同疏言今川廣未靖遼左多虞。三楚豫章亦地千里正陛下

宵旰焦勞之日。不宜更耽宴樂。至翰林以論思爲職宜
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曰。啟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
鄒魯。以陳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詞非仁義之言。乞停止
烟火移此視聽以明目達聰。省此貲財以賑饑恤困。則
災祲可銷。太平可致。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責懋等
妄言杖之謫懋仲昭知縣晁通判時以懋等與羅倫同
稱翰林四諫

四年春三月禁勳戚請民田夏四月慶雲伯周壽求涿州
田。許之

先是番僧劄實巴乞靜海地爲常住田嘉善公主求文
安地數百頃德王請壽張地四千一百餘頃皆予之給

事中邱弘等言洪武永樂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聽民開墾永不科稅邇者權豪怙勢率指爲閒田奏乞至數十百頃夫地踰百頃古者百家恒產也豈可徇一人之私而奪百家恒產哉帝然之詔自今請乞皆不許劉實巴等所乞還之於民未幾壽以太后弟昌請乞涿州田六十餘頃帝不得已許之自是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淸地三百餘頃太后弟周彧求武强武邑地六百餘頃皆予之給事中李森疏諫不省

加番僧封號

西僧劄巴堅參以秘密教得幸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

宵旰焦勞之日。不宜更耽宴樂。至翰林以論思爲職。宣
宗皇帝御製翰林箴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
鄒魯以陳。張燈豈堯舜之道。詩詞非仁義之言。乞停止
烟火。移此視聽以明目達聰。省此貲財以賑饑恤困。則
災祲可銷。太平可致。帝以元夕張燈。祖宗故事。責懋等
妄言。杖之。謫懋、仲昭知縣。泉通判。時以懋等與羅倫同
稱翰林四諫

戊子
四年春三月。禁勲戚請民田。夏四月。慶雲伯周壽求涿州
田。許之

先是番僧劄實巴乞靜海地爲常住田。嘉善公主求文
安地數百頃。德王請壽張地四千一百餘頃。皆予之。給

事中邱弘等言洪武永樂間以畿輔山東土曠人稀聽民開墾永不科稅邇者權豪怙勢率指爲閒田奏乞至数十百頃夫地踰百頃古者百家恒產也豈可徇一人之私而奪百家恒產哉帝然之詔自今請乞皆不許劉寶巴等所乞還之於民未幾壽以太后弟冒禁求涿州田六十餘頃帝不得已許之自是翊聖夫人劉氏求通州武清地三百餘頃太后弟周彧求武強武邑地六百餘頃皆予之給事中李森疏諫不省

加番僧封號

西僧劄巴堅參以秘密教得幸封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

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其徒封國師錫誥命者不可勝計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椶輿衛卒執金吾仗前道其他羽流加號眞人高士者亦盈都下而佞倖由茲進矣

陳文卒

文素負才望及奪情居宮端行事鄙猥旣參大政無所建明子弟家人大通賄賂羅倫論李賢奪情文內媿陰助賢逐倫益爲時論所鄙

慈懿皇太后錢氏崩秋八月葬孝莊皇后

初營裕陵李賢請營二壙中旨不可事遂寢至是周太后不欲合葬帝召大臣議彭時曰合葬裕陵主祔廟定

禮也。璽曰又問時對如前帝曰朕豈不知慮他日妨母后耳。時與商輅劉定之合辭言曰皇上大孝當以先帝心爲心。今若安厝於左而虛右。以待將來。則兩全其美矣帝頷之是夕時等復疏言。漢文帝尊生母薄太后而吕后仍葬長陵宋仁宗追尊生母李宸妃而章獻劉后仍祔太廟。今若陵廟之制未合。則有乖前美貽議來葉下禮官及羣臣集議皆請如時言帝曰乖禮非孝違親亦非孝其議别上。明日。廷臣百四十七人並上疏諫又明日夔合諸大臣疏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皇上當守祖宗成法豈可。阿順母后。顯違前典帝猶豫未決給事中毛弘倡言此大事。吾輩當以死爭。合羣臣伏哭文華

門外。帝命退衆叩頭曰不得旨。不敢退自巳至申帝與
太后皆感動乃許之羣臣呼。萬歲出

石城酋滿俊反遣都督劉玉副都御史項忠討平之
滿俊亦名滿四其祖巴丹明初率所部來降世以千戶
畜牧爲雄長仍其故俗無科徭地在開城縣固原里俊
素獷得藏匿奸盜。會有獄辭連俊有司跡捕至其家多
要索遂激衆爲亂據石城石城卽唐吐番石堡城最。險
固官軍討之爲所敗不數月衆至數萬關中震動乃以
玉爲平虜副將軍忠總督軍務。討之旣抵石城天寒甚
士卒。頗困忠慮賊乘凍渡河與。套寇合日夜治攻具身
當矢石。遂禽俊送京師。伏誅。

五年。夏五月以禮部侍郎萬安入內閣預機務。
安由編修。累遷禮部。左侍郎外寬柔深中。同年生詹事李泰。中官永昌養子也。齒少於安。安兄事之。得其歡。泰每當遷必推安出己上。至是議備閣臣。復推安曰。子先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入閣。而泰忽暴病死。安無學術既柄用。惟日事請托結諸閹爲內援。時萬貴妃寵冠後宮。安因內侍致殷勤。自稱子姪行。妃嘗自愧無門閥。聞則大喜。妃弟錦衣指揮通遂以族屬數過安家。兩家婦日往來。通妻著籍禁中。恣出入。安得備知宮中動靜。益自固

六月朔日食。○秋八月禮部侍郎劉定之卒。○御經筵。○

下刑部郎中彭韶監察御史季琮於獄

太后弟周彧奏乞武强武邑民田不及賦額者籍爲閑田帝遣官按視皆民所墾闢輸賦者因據籍步之每畝百步餘沒入爲閑田得七十餘頃彧不滿復言於帝改命韶琮覆視韶往不復步田周視徑歸上疏自劾曰頃定田自祖宗時許民墾種即爲恒產除租賦以勸力農功臣戚里家與國咸休豈當與民爭尺寸地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伏奉使無狀罪帝怒下韶琮詔獄言官爭論救乃釋

冬十一月起復韓雍總督兩廣

先是韓雍以憂去賊復熾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錯互

嘗如臂指相使不可離析近賊入廣西臣與廣東三司議調兵匝月未決以是賊得大肆刼掠乞仍命大臣一人總之庶事權一而責有所歸乃命巃為總督開府梧州

庚寅

六年春二月遣使分巡州郡

兵部尚書白圭等言陝西屢遭寇掠川廣盜據未息疫癘行於閩越災異見於淮南兩畿齊豫雨雪愆期二麥槁死荊襄流民動數十萬姦盜由之乞簡大臣循行天下便宜興革於是遣大理寺少卿宋旻侍郎曾翬原傑黃𤥭副都御史滕昭巡視畿南浙江河南四川福建秦斥貪殘吏甚衆

夏四月旱
北畿山東河南大旱陝西四川山西兩廣雲南並饑。
六月朔日食。大水
順天河間永平諸郡大水。水旱相仍民食草木幾盡從
吏部尚書姚夔請遣使賑䘏
秋七月皇子生於西內
皇子即孝宗也紀氏賀縣人本土官女征蠻俘入掖庭
警敏通文字命守內藏時萬貴妃專寵而妬後宮有娠
者皆墮之帝偶行內藏妃應對稱旨悅幸之遂有娠萬
貴妃知而恚甚令婢鉤治之婢謬報曰病痞乃謫居安
樂堂久之皇子生使門監張敏溺焉敏驚曰上未有子

柰何乘之稍哺粉餌飴蜜藏之他室貴妃日伺無所得

御撰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九

起辛卯明憲宗成化七年盡丁未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凡十七年

七年春正月以余子俊巡撫延綏。

時虜數入邊兵部尚書白圭請罷延綏巡撫王銳推陝西布政余子俊代之先是延綏鎮綏德州屬縣米脂吳堡孤懸鎮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子俊既至乃徙鎮榆林增益兵衛攻守器具具榆林遂為重鎮虜患漸稀軍民得安耕牧。

始立漕粟長運法。

初運漕京師軍民互相轉運民運淮徐臨清德州四倉軍接運入京通二倉曰支運宣德間平江伯陳瑄請令

民運至淮安瓜州兌交運軍給其路用耗米是爲兌運至是應天巡撫滕昭變爲長運法令運軍徑赴江南水次交兌曰改兌復加渡江米一斗後數年命淮徐臨德四倉之米悉改水次交兌而官軍長運遂爲定制

二月增設九江蘇杭鈔關御經筵冬十月命刑部侍郎王恕總督河道

英宗初命官督漕外濟寧南北爲二侍郎鄭辰治其南副都御史賈諒治其北至是河道淤塞廷議分漕河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爲三道各委曹郎及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一人總理其事於是始命恕爲總河

十二月立子祐極爲皇太子。○十二月彗星見於紫微。一

光長竟天。晝猶見明年正月乃滅帝避正殿撤樂勅

羣臣條時政。

見閣臣於文華殿。

彗星久見。廷臣多言君臣否隔宜時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中官約以御殿日召對。且曰。初見時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觖望。乞如舊。帝可之。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臣曰。若輩嘗言不見召。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

萬歲閣老。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計事。安止之曰。君不聞彭公耶。請召對一語不合。輒叩頭呼萬歲。今吾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聞之。上無不允者。勝面對多矣。

八年。春正月。太子祐極卒。

萬貴妃害之也。

二月。預徵山西河南陝西明年賦。

以諜報套也。於是內地騷然。兵科給事中梁璟言。山西預徵草豆。每夫科銀或至二十兩。歲旱民饑。逃亡載路。太原一縣。五日內已有三百八十餘家。人心駭懼。乞發帑補買。以甦民困。事下戶部。議格不行。

癸巳

夏四月旱○五月占城遣使告難

前年安南國王黎灝攻破占城擄其王盤羅茶全至是使臣樂沙來告急命給事中陳俊等賫詔往而占城已爲黎灝所據不克入

秋南畿浙江大水

九年春正月土魯番據哈密

初哈密忠順王卜列革卒無子王母主國事成化二年以把塔木兒爲都督攝王又卒其子罕慎請襲都督帝許之而不命其主國事政令無所出時土魯番酋阿力自稱速檀乘機襲破哈密城擄王母及金印去留其妹婿牙蘭鎮之兵部言哈密貫西域咽喉棄而不救恐赤

斤蒙古若峪沙州等亦為所脅則我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使答寇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矣乃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往甘肅經略文等檄罕慎及赤斤罕東乜克力諸部集兵進討

三月畿南山東大饑民相食

山東境內忽黑瘖如夜又大饑骼無餘胔乃命免今年租

夏四月朔日食閱武臣騎射

帝以武備廢弛乃御西苑命將官騎射擢指揮李勝等四十六人十一月重閱西苑罷定襄伯郭登等[illegible]四人

秋九月鎮守浙江太監李義殺指揮馬琉於杭州

義至寧波指揮馬璋饋白金二十兩意不慊遂杖殺之璋母訟於朝上命義自陳言因公事杖璋璋病死非斃杖也帝命宥之

滿都魯孛羅忽亂加思蘭並入寇王越擊破其孥於紅鹽池

成化初毛里孩亂加思蘭孛羅忽滿都魯相繼寇邊六年後歲常三四入殺掠諸郡人畜輒數百萬邊將擁兵坐視或俟其出而尾之獲所遺老弱輒虛張首級冒陞賞有敗衂者罪止降調且多宥之嘗三命大將朱永趙輔劉聚出征每以捱濶事大爲解不敢出邊虜患由是日熾至是三酋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諸邑總督延

綏軍務王越策寇盡銳西出。而不備東偏。乃率總兵官
許寧。遊擊將軍周玉各將兵四千六百人。從榆林紅兒
山出境。晝夜兼行。涉白鹽灘北。又百餘里。探知賊老弱
俱在紅鹽池。乃分兵為十覆。而身率寧玉張兩翼。薄
其營。伏兵又從後夾擊。大破之。焚其廬帳而還。及寇飽
掠歸。則妻子畜產已蕩盡。相對痛哭。自是遠徙北去。不
復居河套。間盜邊。不敢大入。亦數遣使通貢。西陲得息
肩者數年。

甲午　十年。春正月。命王越總制三邊。

刑部主事張鼎言延綏甘肅寧夏三邊。巡撫不相統一
宜推文武重臣一人總制。因設制府於固原。詔以越為

之巡撫總兵而下並聽節制三邊設總制自此始

三月罷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

雍在粵於鎮守中官黃沁不爲禮又自奉尊嚴三司皆長跪白事布政何宜副使張斆皆銜之會柳潯諸蠻陷懷集兵部劾雍失機沁亦訐雍濫賞費財帝遣官往勘宜斆因釀成其罪命致仕去雍用兵兩粵躬親矢石軍門設銅鼓數十禆將以下繩梆無所假蠻民畏懾寇盜寖稀粵人念雍功爲立廟祀

夏閏四月築邊墻

初余子俊上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寇屢入犯邊入導入河套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急宜於沿邊築墻置

堡況今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以成
邊墻於事爲便將尚書白圭以陝民力困奏緩其役八
年秋子俊復言曰今征套士馬屯延綏者八萬芻菽煩
內地若今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約八百二十
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請於明年春夏寇馬
疲之時役陝西運糧民夫給食與工期兩年畢事帝從
之會王越襲虜紅鹽池患少息子俊得一意興役東起
清水營西抵花馬池延袤一千七百七十里凡築城堡十
一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軍四萬人
不三月而成墻內地悉分屯墾歲得糧六萬餘石
秋九月朔日食冬十月移昭密衛於哲峪

李文等引兵至卜隆吉兒川諜報阿力集衆抗拒文等不敢進令罕東赤斤二衛還守本土罕愼及乜克力退居苦峪文等亦引還肅州 十三年冬令邊臣築苦峪城給米布賜穀種俾罕愼輯理人民於其地

十二月罷採金

時內費日侈歲金不足用命湖廣寶慶等郡開採歲役夫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僅得金三十餘兩乃從撫臣言罷之

以項忠爲兵部尚書

十一年春三月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

贈太師諡文憲時立朝三十年持正存大體有所論薦

不使人知燕居無惰容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以吏部左侍郎劉珝禮部右侍郎劉吉入內閣預機務

珝先以舊宮僚晉官值經筵日講劉定之稱爲講官第一。帝亦愛重之入閣後每呼東劉先生珝性疎直吉則多智數與萬安比。

乾清宮門災。五月始召見皇子於西內。

帝自悼恭太子薨常鬱鬱不樂一日召太監張敏櫛髮照鏡歎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也帝愕然問安在敏叩頭對曰奴言即死萬歲當爲皇子主於是太監懷恩頓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西內今已六歲匿不敢聞耳帝大喜即日幸西內遣使迎皇子紀

抱皇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兒見黃袍有鬚者即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髮披地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良久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赴內閣具道其事羣臣皆大喜懷恩并傳帝意欲宣示外廷商輅曰當降勅禮部以定名爲辭於是廷臣相率稱賀帝即命皇子出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召閣臣問曰皇子既出將何以處之輅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即立爲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遂定名祐樘頒詔中外

六月皇子母紀氏暴卒。○秋八月浚通惠河

通惠河者即大通河元郭守敬所鑿由大通橋東下接

通州與白河合。又會衛河入海。十里一閘。蓄水濟運。亦名潞河。洪武中廢。永樂中修治。復淤。前五年。尚書楊鼎上言。舊閘二十四。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宮牆外。舟得入城。今水由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請濬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諸泉水。使入西湖。閉分水青龍閘。引諸水從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從都城外濠流轉會正陽門。併流大通橋閘河。隨旱澇啟閉。則糧艘可近倉。甚便。帝善其議。工未及舉。至是。命平江伯陳銳等督漕卒疏濬。明年六月訖工。濬泉三。增閘四。漕舟稍通。

滿都魯乩加思蘭遣使入朝。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立子祐樘為皇太子。

時孝肅皇太后居仁宮，語帝曰：「以兒付我。」太子遂居仁壽。一日，貴妃召太子食，太后謂曰：「兒去，無食也。」太子至，貴妃治食，曰：「已飯。」進羹，曰：「疑有毒。」貴妃曰：「是兒數歲即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因恚成疾。

以朱英總督兩廣軍務

自韓雍以來，將帥喜邀功利，俘掠名爲賜勦。英至鎮，以寧謐招撫，猺獞效順者定編戶，給復三年。於是馬平、陽朔、蒼梧諸縣蠻悉望風附，而荔波賊李公主有衆數萬，久負固，亦遣子納款，爲置永安州處之，俾其子孫世吏目。自是歸附日衆，凡爲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甚嘉之。

十二月改諡郕戾王為　景皇帝。

初荊門州訓導高瑤　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由平。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厥功不小。迨先帝復辟。貪天功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節惠蹟祀。未稱典禮。望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久不决。左庶子黎淳言。昌邑既廢。不聞復為漢其帝。更始既廢。不聞復為漢其王。瑤此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為不明。一陷陛下於不孝。此必有小人主之者。不然。彼草茅疏遠。安敢妄言。帝曰。景泰往事。朕未嘗介意。瑤欲獻媚希恩耶。切責之。議亦遂寢。其後御史楊守隨亦言郕王有功

社稷請改諡帝下廷議大學士商輅言當復至是乃下
詔曰朕叔郕王踐阼戡亂保邦奸臣讒構請去帝號先
帝尋知枉誣深懷悔恨以次折奸於法不幸上賓未及
舉正朕敦念親親用成先志郕王可仍舊皇帝號尋上
尊諡曰恭仁康定景皇帝令所司修飾陵寢

丙申

十二年春二月朔日食○夏五月命副都御史原傑撫治
荆襄流民

初白圭既平劉通荆襄流民屯結如故寇掠南漳內鄉
渭南帝命項忠討之忠遣人入山招諭流民先後來歸
者九十萬通餘黨亦以次就禽至是流民復聚朝廷以
爲憂祭酒周洪謨上言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荆州乃

僑置松滋縣於荊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西其後松滋遂隸荊州南雍遂隸襄陽今當增置郡縣聽附籍爲編民可實襄鄧戶口都御史李賓善其說聞於帝帝然之遂命傑出撫傑徧歷山溪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附籍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十三萬八千有奇其初至無產及頑梗不率者驅還其鄉附籍者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悅因相地勢以襄陽所轄鄖縣去府治遠山林深阻猝有盜賊難遙制乃拓其城置府曰鄖陽設湖廣行都司薦御史吳道宏自代詔即擢道宏大理寺少卿撫治鄖陽襄陽荊州南陽西安漢中六府鄖

陽有撫治自此始傑以功進右都御史踰年卒部民爲
立祠。
秋七月黑眚見。
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狸負黑氣夜入民家至則人昏
迷徧城驚擾帝常朝奉天門侍衛見之而譁頃之乃定
帝於禁中祭告天地以四事自責。
九月令太監汪直刺事。
妖人李子龍以符術給太監韋寀舍私入大内事發伏
誅帝心惡之銳欲知外事太監汪直故大藤峽猺種給
事萬貴妃昭德宮遷御馬監爲人便黠帝因令易服將
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知也獨都御史王越與結

西廠

歡

冬十月。京師地震。十一月。南京大雷雨。

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

初成祖置東廠。令宦官訪緝逆謀大奸。與錦衣衛均權勢。至是尚銘領東廠。又別設西廠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領緹騎倍東廠。勢遠出衛上。時南京鎮監覃力明進貢還。以百艘載私鹽。武城典史詰之。力明擊折其齒。射殺一人。直廉得以聞。帝謂直能摘奸。益幸直。直乃任錦衣百戶韋瑛為心腹。廣興大獄。冤死者相屬。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鬬詈雞狗瑣事。輒置重法。人情大擾。是年夏。大學士商輅率同官上言。陛

下委聽斷於直。直又寄耳目於羣小。掊作威福賊虐善
良。陛下若謂摘奸禁亂爲有益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
無事。且曹欽之變。由逯杲剌事激成可爲明鑒。自直用
事。卿大夫不安其職。商賈不安於塗。庶民不安於業。若
不亟正。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得疏。慍曰用一內豎何
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覃昌至閣詰責。輅
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
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
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直擅收捕留守大臣。諸近
侍在帝左右。直輒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輅等同
心一意。爲朝廷除害。無有先後。兵部尚書項忠亦倡九

卿劾之帝不得已令直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衛散諸旗
校還錦衣中外大悅然帝眷直不衰仍令密出外刺事
御史戴縉者性佞險躁于進探知帝意乃假災異建言頌
直功德遂詔復開西廠

夏六月斥兵部尚書項忠爲民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引疾

歸

初忠倡九卿劾直既爲奏令郎中姚璧持詣諸尚書署
名先詣吏部旻卽曰奏出項尚書兵部宜爲首璧對
曰公六卿之首也旻怒曰今日乃知六卿長耶既署名
卽遣報直直之搆忠下獄斥爲民直又譖輅納指揮
楊曄金輅乞歸戴縉乞令兩京大臣自陳欲以彈

戊戌

直所不悅者。於是大臣以次陳免者數十人。士大夫益俛首事直矣。

秋八月。錦衣衛工部尚書張文質下獄。東廠官校發南百戶左昇私事。詞連掌通政使工部尚書張文質。錦衣衛遂執下獄。帝不知也。左通政何琮等。以掌印請。帝乃知而釋之。

九月。京師地震。

十四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就學。有老奄覃吉者。朝夕侍太子。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吉勸勿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吉入。急手孝經。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夏六月。太白歲星同晝見。○汪直行遼東邊。

前年冬。遼東巡撫陳鉞以擅殺冒功激變。命馬文升往安撫。撫定。直欲攘其功。請於帝。挾王英日馳數百里。箠撻守令。各邊都御史服櫜鞬迎謁。供張百里外。至遼東陳鉞郊迎蒲伏。廚傳尤盛。左右皆有賄。直大悅。馬文升不爲禮。直再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與直。然直內慚。心益不喜。日夜思有以中之

秋九月。河決開封。

遷榮澤縣城於河北。以避水患。

十五年。春正月。修開國功臣墓。○夏四月。以方士李孜省爲太常寺丞。

孜省以江西吏就選京師贓事發匿不歸時帝好方術
孜省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籙進中旨
授太常寺丞御史楊守隨劾孜省贓吏不宜用帝爲改
上林苑監丞然寵幸日甚許密封奏請孜省因與梁芳
等表裏爲奸干亂政事

五月下兵部侍郎馬文升於獄謫戍

汪直勘事遼東還劾文升行事乖方逮下獄謫戍重慶
衛并詰責諸言官容隱不劾奏廷杖李俊等五十六人

庚子

十六年春二月王越襲韃靼於威寧海子破之

虜濟渡河入靖虜詔以朱永爲平虜將軍汪直監軍越
提督軍務越說直分兵率大軍由南路己與直將輕騎

循塞垣而西至大同聞敵帳在威寧海子則盡選宣大鎮兵二萬分數道進値風雪晦冥掩擊破之斬首四百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論功封越威寧伯

辛丑

十七年夏四月命司禮監同法司錄囚

命太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自是每五歲內臣審錄以爲常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行之初成祖定熱審之例仁宗命閣臣會審英宗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朝審至帝罷不行而內臣大審所矜疑放遣嘗倍於熱審於大理寺爲三尺壇中坐衛勃張蓋三法司左右坐御史郎中以下捧牘立唯諾趨走惟謹三法司有所出入輕重俱視中官意不敢忤

秋七月雷震郊壇承天門。冬十月以道士鄧常恩爲太常卿。

十八年。春三月罷西廠。

小中官阿丑工俳優。一日於帝前爲醉者嫚罵狀。人言駕至嫚如故。又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日但知汪太監也。又爲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鉞陳鉞也。帝听然而笑稍稍寤。會東廠尚銘獲賊得厚賞直怒其不先告已銘懼乃廉得其所泄禁中秘語奏之盡發王越交通不法事帝心始惡直前年冬直越在宣府以敵退請班師不許陳鉞居兵部代爲請帝切責之兩人始懼至是悉召還京營將士移直

越鎮大同寵日衰言者交章請罷西廠許之尋罷陳鉞
調王越鎮延綏降汪直南京御馬監。
夏四月罕慎復哈密城。
罕慎寄居苦峪十年至是率所部兵萬人糾罕東赤斤
二衛夜襲哈密城破之牙蘭遁乘勢連復八城遂還居
故土帝喜進罕慎左都督。
六月韃靼寇延綏擊敗之
亦思馬因寇延綏指揮劉寧敗之於塔兒山巡撫何喬
新指揮同知支玉敗之於天窟梁中紫千戶白道山敗
之於木瓜園總兵官許寧敗之於三里塔參將董昇等
敗之於黑石崖時寇扼於邊牆不得出遂大衄

秋八月。大水。

衛滹沱並溢河南霪雨自六月至於是月。溺死數萬人。

十九年。夏六月。韃靼寇大同。官軍敗績。

小王子率兵三萬寇大同連營五十里。殺掠人畜數萬總兵許寧知敵勢盛欲持重俟隙。乃斂兵守。而遣別將劉寧董升與周璽相犄角寇大掠焚代王別墅。王趣戰使衆哭於轅門。寧憤與巡撫郭鏜等營城外。寇以十餘人爲誘。太監蔡新部騎馳擊。寧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死者千餘人。會璽等援至寇乃退。寧復入。寧等掩其敗以捷聞。

王越免。

言官交劾汪直王越交結罪。詔從末減奪越誥劵。編管安陸州。三子以功廕得官者。皆削籍。直斥右都御史戴縉爲民。韋瑛亦坐事誅。人皆快之。然直竟良死。

秋九月。召陳獻章爲翰林院檢討。尋乞歸。

獻章以舉人家居。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章薦之。以禮徵聘。吏部尚書尹旻。謂獻章向聽選京師。非隱士比。安用聘檄召至京。令就試吏部。獻章稱疾不試。乞歸奉母。乃授檢討歸。自是屢薦不起。

旌表僧繼曉母朱氏。

繼曉以祕術因梁芳進封國師。日誘帝爲法事。建大永

甲辰

貝亨於西市。遍徙居民數百家。廣袤數十畝。其母朱氏本娼家女也。繼曉自陳乞旌詔不必勘覈遂旌其門。

二十年。夏六月。以思柄爲孟密宣慰使。

孟密雲南土司木邦部内地也。初。木邦宣慰使罕𣙙法死。其孫罕落法襲職。罕𣙙法有女曰曩罕弄。自以分尊不受節制。襲據公署。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宣慰使。分掠鄰境。遣使進金寶。乞別立孟密安撫司。下内閣議。萬安欲許之。劉珝劉吉曰。孟密本木邦叛屬。若許之。是周天子命三晉大夫爲諸侯也。土官誰不解體。安曰不從則背伐之往日麓川之敗不可不戒。珝對曰。何以伐爲。但令守臣嚴邊備。而勅鄰境土官合兵威之。彼奚能

爲事遂寢其後邊臣　上言曩罕弄將外結交趾連兵脅諸部萬安等請遣大臣往撫遂命副都御史程宗往宗受安風旨示意曩罕弄復遣人入貢如前請遂設孟密安撫司以思柄爲宣慰使思柄先後奪據木邦地二十七所自是諸部擾攘侵奪中國用兵且數十年

旱

京畿山東湖廣陝西河南山西俱大旱道殣相望

秋九月朔日食

二十一年春正月朔星隕有聲詔羣臣言闕失

申刻有光自中天墜化白氣曲折上騰踰時復有赤星如椀自中天西行轟然如雷震帝頗懼詔羣臣陳闕失

於是吏部尚書尹旻等。論傳奉官過多。吏科給事中李
俊。率科臣上疏曰。今之弊政最大且急者。曰近幸干紀
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
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於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
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千餘人。一事而叅六七輩。分部
藩郡。總領邊疆。援引憸邪。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
財。貢方物則多方責賂。殺人者見原。僨事者逃罪。如梁
芳韋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嚴加省汰。無令干紀
則近幸戢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非夤緣內臣則不
得進。進亦不安。以財買官。以官斂財。無怪其賄受四方
而計營三窟也。如尚書殷謙、張鵬。侍郎艾福、杜銘。南京

尚書李本。侍郎劉儁。皆老而儒。尚書張鎣。大理卿田景暘。南京尚書張瑄。侍郎尹直。皆清論不愜。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為姑息。則大臣警。而天意可回矣。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今掾史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千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租稅。民之脂膏。不以養賢才。乃以飽姦蠹。誠可惜也。如李孜省鄧常恩輩。尤為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官。毋令污玷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都城佛剎。迄無寧工。京營將士。不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中外切齒。願陛下內惜資財。外惜人力。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

而天意可回矣奸民規利率假進奉爲名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畫圖製簪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留府庫之財爲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屍骸枕藉流亡日多萑苻可慮願陛下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貨侫鹽課暫假造寺貲財移賑饑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疏入帝優詔答之降左通政李孜省上林丞太常卿鄧常恩本寺丞繼曉革國師爲民斥罷傳奉官五百餘人中外大悅時兩京諸臣爭應詔陳言給事中盧瑀御史汪奎主事張吉南京員外郎彭綱等言尤愷直帝以方修省不罪然心忌之密諭尹旻出俊瑀等且書

六十八姓名於屛侯奏遣則貶遠惡地未幾俊瑀等相
繼貶斥。或以他事下吏孜省常恩等仍復官恩寵愈甚
三月。泰山震。
太監梁芳韋興。靡縱帑藏爲奇技淫巧。結萬貴妃歡。累朝
金七窖俱盡帝一日視內藏詰芳及興芳曰。建顯靈宮
及諸祠廟爲陛下祈萬年福耳。帝曰吾不汝瑕後之人
將汝計矣芳大懼遂說貴妃勸帝廢太子而立興王。司
禮太監懷恩固爭不得斥居鳳陽。會泰山連震占者
謂應在東宮帝心懼事乃寢。
夏四月。以康永韶爲禮部右侍郎。
永韶故爲御史有直聲謫知縣。中旨召還進太常少卿

掌欽天監時陝西大饑永部言今春星變當有大眚賴
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無疆福帝悅擢禮部右侍郎
明年以尹旻黨斥為民
秋八月朔日食○九月劉珝罷
萬安與南人相黨附珝與尹旻王越又與北人為黨豈
相傾軋珝自以宮僚舊臣遇事無所回護刑部員外郎
林俊以劾梁芳繼曉下獄珝於帝前解之李孜省輩左
道亂政欲動搖東宮珝密疏諫帝皆不悅珝嘗斥安負
國無恥安忿日夜思中珝汪直寵衰安揣知西廠可罷
邀珝同奏珝辭不與安遂獨奏之陰使人訐珝與直有
連帝疑未發安又使人為劉公子曲増偽褻語雜教坊

院本奏之劉公子謂翊子鎡也帝怒遣中官持手封書
一函詰閣乃入許翊書晏等佯驚救且言覆令乞休以
全始終翌日翊乞休去。
冬十一月召馬文升爲兵部尚書○十二月以彭華爲吏
部左侍郎入內閣預機務。
華大學士時族弟也與萬安李孜省相結得入閣明年
逐尹旻羅璟人皆望而畏之踰年得風疾去
二十二年秋九月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出馬文升代之
恕先後應詔陳言凡五十餘上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
慕之時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於是貴近皆
側目帝亦頗厭苦之是年起用傳奉官恕諫尤切帝愈

不悅。令致仕。

逮廣東布政使陳選道卒。

選臨海人。天順中巡按江西盡斥貪殘吏。成化初督學河南汪直出巡獨長揖不拜久之歷廣東左右布政。市舶中官韋眷肆橫奏乞均徭戶六十八選持詔書爭帝命與其半番禺令高瑤沒入眷通番貲巨萬選移檄獎之且聞於朝眷恨甚誣奏選瑤朋比為貪墨遣刑部郎中李行及巡按御史徐同愛勘之眷賄選所黜吏張褧令誣證褧不從搒掠無異辭行等畏眷竟以誣獄上與瑤俱被逮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出至南昌疾作行阻其醫藥竟卒。

追刑部侍郎何喬新聽訟播州

播州宣慰使楊輝欲立庶子友爲嗣長官張淵阿順之。安撫宋韜等諫乃止輝致仕嫡子愛嗣輝與淵謀割地授友巡撫張瓚受輝屬爲奏設安寧宣撫司以友爲之輝死友誣愛謀逆聞於朝遣喬新往勘將行請曰楊氏主播州五百餘年。蠻夷服從久矣歷代寬以文法蓋治之以不治也今但宜二八面質眞僞無令驚疑喬新至盡得其始末白愛冤。奪友官安置他府。斬張淵播州遂安。

以尹直爲戶部左侍郎入內閣。預機務

直官南京八年鬱鬱不得志。以李孜省力。召爲兵部侍

郎。至是，取中旨入閣

二十三年，春正月，皇貴妃萬氏卒。

妃服用器物，窮極僭擬。四方進奉異物，皆歸之。父兄弟姪，皆授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中官錢能、汪直、梁芳、韋興輩，科歛民財，傾竭府庫，假以貢獻，皆出妃主之。性嫉妬，掖庭御幸有身，飲藥傷墜者無數。至是卒。帝震悼，輟朝七日，謚曰恭肅端慎榮靖皇貴妃。

二月，以李孜省為禮部右侍郎。

孜省中廢，復用，益作威福，搢紳進退，多出其口。前年冬，擢通政使，至是進禮部，掌通政如故。

秋八月，帝崩。○九月，太子祐樘即位。○太監梁芳、都督萬

喜及李孜省等有罪減死謫戍。

言官劾孜省及其黨鄧常恩趙玉芝交結太監芳外戚喜等諸不法事。論死。上以宅憂謫芳南京少監喜指揮使孜省常恩玉芝等戍陝西邊。

冬十月罷傳奉官奪僧道封號。

帝用科道言降黜傳奉官通政任傑侍郎蒯鋼指揮僉事王榮等二千餘人罷遣禪師眞人等二百四十餘人法王佛子國師等七百八十餘人並追誥勅印仗遣歸本土。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立皇后張氏

先是孝穆太后薨內庭稽籍指萬貴妃帝即位魚臺丞

徐頊疏請上母妃尊謚遷葬并追究髡故廷臣識遠萬氏親下錦衣衛鞫治萬安懼不知所出曰我久與萬家不往來劉吉亦有連自危與尹直共擬旨寢之帝仁厚恐傷先帝意不問安吉得無事帝在西宮時吳后往來保抱謹帝命尚膳如太后禮。

萬安罷

帝於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末署曰臣安進帝令太監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爲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庶吉士鄒智御史姜洪文貴交章列安罪狀復令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去志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去矣始惶遽歸第乞休去安時年七十餘在道

循望三台星冀復用
追謚毋紀氏爲孝穆皇太后〇以禮部侍郎徐溥入內閣
預機務
尋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十一月召王恕爲吏部尚書以馬文升爲左都御史
時恕致仕家居言官論劾者輒薦恕司禮監懷恩亦素
重之力勸帝故即家起用之
尹直罷以劉健爲禮部侍郎入內閣預機務〇逮繫芳李
孜省等下獄十二月孜省死於獄
芳等既謫戍遇赦當還印綬監太監蔣琮言芳等罪大
不當赦復逮下獄孜省不勝搒掠死常恩玉芝等復遣

赦仍徙邊芳廢死

葬茂陵